

王学泰 著

多梦楼随笔

學苑出版社

卷之五 藝文類

学苑丛谈

多梦楼随笔

王学泰 著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梦楼随笔/王学泰著. - 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7
(学苑丛谈/王学泰主编)

ISBN 7-80060-641-4

I. 多… II. 王…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38501 号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

永清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32 开本 12.875 印张 250 千字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5000 册

定价:24.00 元

《学苑丛谈》序

王学泰

这套随笔丛书是用出版社的名字命名的,这种流行于海外出版社的编辑方式,在大陆还很少有出版社运用。学苑出版社的这次尝试,说不定还是大陆出版界首创呢^①!我想不是别的出版社没有想到这一招儿,而是大多数出版社的名字限制了它们不能这样做。过去大多数出版社都是用所在省、直辖市的名字^②,或是主管机关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名字。如北京、上海、河北、河南、建筑、财经之类,都是按照这个思路命名的。用这样的名字命名文艺、人文、社科之类的书系则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按说中国是个非常重视名字的国家,孔子就说过“名不正,言不顺”。自古以来为了起个好听的名字许多人是费尽心

① 因为没有调查,不好说死。

② “文革”中每个省大体上也就一个出版社,称“某某人民出版社”。多一点的,至多加上个分类的修饰,称“某某美术出版社”、“某某教育出版社”、“某某科技出版社”而已。

思的。有权势地位的,或有经济力量的自不必说,就是我家乡没有文化的贫苦百姓也有对好名字的追求。听父亲说过,六七十年前,每家生了男孩子都要郑重地为他命名。没有文化的穷人家也要花上一块大洋请乡村的教师^①为他起个非常雅气的名字和同样典雅的表德^②。如希望长寿的,名修龄,字彭年;希图富贵的,名廷璧,字蕴辉等等。这些有了美名的穷人们,可能一辈子只用两次,一次是写在家谱上,一次是死后写在神主牌位上,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还是“猪娃儿”、“狗蛋儿”——人们仍用他们的小名称呼他们,到老了,也是“猪娃儿伯”、“狗蛋儿爷”。然而,事情就是这样的奇怪,并不因为没有用而改变他们对于名字的重视。这不仅表达了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也反映了他们对文化的追求。

近几十年来,民间这种对“文”的追求的传统被忽视了,事事皆归于“朴素”,人人以粗鄙为美,以无文为荣。不仅老百姓不讲“文”了,就是从事文化工作的也不追逐文采了。记得1958年“反右”之后又把王实味、丁玲、萧军四十年代在延安写的杂文如《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等发表出来“再批判”。这些被称为“大毒草”的文章登在改版的《文艺报》上,并由该报编辑部写了一个“按语”以表达编辑部的态度。当这个“按语”拿给毛泽东看时,毛在上面用粗重的红铅笔批了四个大字

① 在那时,农村教师几乎是当地所有有关文化事宜的顾问。

② 也就是通常说的“字”。

“文人无文”^①，批评“按语”写得没有文采，他另代写了一篇“有文”的。毛批评是对的，“无文”、粗俗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风尚，何必单单批评文人呢！一人有文，万人无文，“无文”的最坏结果，不过是极偶然地被毛批评一次；而追求文采，它可能招致的最轻批评是“形式主义”、“唯美主义”，严重一点，就会被人们发现追求文采背后还有某种“反动的政治企图”，可知文化界的“无文”，并非文人都是白吃干饭的、根本不懂“文”，而是有意地在躲避“文”。因此，以传播文化为职责的出版社没有给自己起个有点文采的名字也是不奇怪的，谁愿意为个没有多大实用价值的名字去招惹是非呢？

二十年来经济上的高速增长和政治上的宽松，重新唤起人们文化意识和对文采的追求，甚至在某些领域这些追求都显得有点过份和变态。出版社的增多和命名上的讲究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项。现在出版社增加到五百六十余家，其名字也不局限在我们上面所说的那些方面，文化单位开始有“文”了。学苑出版社就是在呼唤文化的高潮中涌现的一个新型的出版社，它为自己起了一个富于文采和与本社服务对象相称的名字。苏轼有诗云：“笔砚耕学苑，戈矛战天骄。”它形象地表现了“学苑”是文人们的聚会和向学之所，用它来命名我们这套随笔和杂谈丛书是名实相副和十分恰切的。我们欢迎更多的从事学术研究和一切对于文化有兴趣的人们进入“学苑”，分享耕耘与收获的愉快。

① 我看过原件的影印件。

随着学苑出版社的成长与发展,希望这套丛书也能连绵不断,继续编纂下去。我想书系也像攀登高峰的登山队一样,腰间要系一根绳索,以免在攀援中迷失。出版社也是如此,在书籍的瀚海中,把题目或体裁类似的作品串作一系,不是分外醒目而令人关注吗?

最后,我们要感谢中华书局的程毅中先生为这套书题写了书名。

1999年7月

《多梦楼随笔》序

王学泰

哲人庄子说：古之真人，其寝不梦。所谓“真人”，形寄人间，心游世外。他们物我两忘，得失不系于心；错了不悔恨，对了也不欢欣。他们内心和谐，波澜不起，所以，才能夜里一枕黑甜，白天一片宁静。庄周把他们描写得自由自在，形容得活灵活现，我不知道“真人”是否真的存在。如果存在的话，他们应是修炼到家的得道者，或者说是超脱世俗的“神仙”。

可是在下生性偏执，好作遐想，许许多多与自己有关和无关的事不时地袭来，有时竟然盘踞在心头，麾之不去。此时，不用说那超脱万类、缥缈难求的“神仙世界”，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简单得失也没有算计清楚。于是，头一着枕，就不免梦影姗姗，联翩而至。特别是那些令人惊愕，使人恐怖的“恶梦”，几乎伴我十余年。年轻气盛的时候曾赋诗“言志”说“只有寸心难忘世”，这是入世极浅的孩子的话，可是在那“童言”并非“无忌”的时期，它也会召来许多是非，甚至是祸患。“世”的确也没有忘记我。六四年、七五年两度被整，身陷囹圄，高墙钢窗，

四壁如铁,身在此时此境,欲无梦,岂可得乎?

记得七五年二月底的一天,我坐在房山县文教局的吉普车里,似乎是为了防止逃逸,两边各坐一个保卫干部,把我夹在中间,我觉得很可笑。汽车的最终目的地是县城,此行的任务是把我从山区的一个中学送到文教局,接受审查。一路上看到山边地埂已经泛绿,稚嫩的小草支撑着隔年的宿草残雪,在还有点寒意的春风中,微微有些战慄,颇有几分悲壮。我突然感到自由的可贵,因为预感到将要失去它了。不久,预感变成了现实,接着便是受到专政部门的传讯、拘留审查,县(公安)局、市局,延宕一年有余。虽然,天生就阿Q的品性,能够“自轻自贱”,摒除各种忧患意识,可是各种各样的“梦”还是纷至而沓来。阿Q不是也在土谷祠作他的美梦吗?所谓日有所欲,形诸梦寐者也。而闯入我的睡乡的却是“苦涩的梦”。“四五事件”后,又突然被专政当局发现与“天安门问题差不多”。于是“恶梦成真”,移交“法律部门”处理,“市中法”提审^①,地震前两天判刑,正式成为“高墙内”的一员。

这段经历给人心灵上留下的痕迹是局外人很难想象的。按说我不是个心胸狭隘的人,更非多愁善感之辈。我曾对朋友们说,进监狱后的第一天没有睡好觉,第二天就释然了,睡得非常好。可是过去了二十年之后,“恶梦”在大脑皮层刻下的痕迹仍是非常明显的,它深入潜意识,有时连家人都未清楚,只有自己才知道。例如,我的孩子办事拖拉,她的妈妈经

^① 当然也很简单,只有一次,才一个小时。

常用明确而简短的语言催促她：“快点！”孩子的妈妈就不知道我对这个“快点”是很反感的。

三年多监狱生活听到的“快点！”太多了，每天每事都可能遇到。无论放风、放茅、打饭，还是出工劳动、提审，看守往往会用粗重的语气吆喝道：“快点！”然后就可以听到犯人们慌蹙、错乱的脚步声，在惶恐中尽量加快速度，令人感到压抑和冰冷，我很难忘怀。当然监狱不是寻求温情的地方，但是只有到了监狱才会感到温情的可贵。人性总有软弱的一面，特别在身体上出了毛病的时候，更是渴望温情的抚慰。

1977年10月下旬，粉碎“四人帮”已经一年，由于当时北京市委负责人坚持：1976年10月6日以前反对“四人帮”的还是“反革命”，我还在监狱里，但因为我的问题日益明朗，看守对我也客气一些了。就在这个深秋，我患了化脓性脑膜炎，先以为是感冒，后来高烧持续不退，接近42度，烧得神智不清，只是觉得头痛像要裂开一样。这天是星期五，监号中的狱友把我背到监狱医院，医院的医生束手。正赶巧医院里有位宣武医院的医生，他因为信仰基督教而入狱，判五年，同在一个中队呆过，与我很熟。当时即将到期，所以才让他到医院作医护。他熟悉脑系科病状，看我这个样子，便断定是脑膜炎。监狱的医生认可了他的诊断，提出到狱外公安医院住院治疗的意见。这已是星期六，监狱中的犯人要离开监狱一定要有监狱长的签字批准，可是此时监狱长已经离狱回家休假了，谁能为一个普通犯人而打扰监狱长的休息呢？于是，我只好在狱中医院挣扎，据说那位宣武医院的医生用针灸为我止痛，才

使我坚持到星期一监狱长上班。后来一切都不知道了，不知昏迷了几天，一个早晨，阳光射入室内，忽然我听到一个清脆、快乐、亲切，而且充满关爱的声音：“他醒了！他醒了！”这种声音是我三四年来未曾听到过的。

我的确醒了，我吃力地睁开双眼，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双双企盼而快乐的目光，那目光从明净而洁白的近视眼镜片中穿过。立在我床头的是公安医院的两位护士，那位为我苏醒而欢呼的是护士长。我被这陌生的声音和目光所感动，泪水夺眶而出。当我要用手抹去泪水时，两个胳膊被冰冷的手铐铐在铁床上，马上这个“冰冷”像电流一样一直通到我的心头。后来病房看守的一位队长解释说：你昏迷了两三天，不知道事，常常把“点滴”的针头拔掉。为了治疗只好把你的双臂铐在床上。现在好了，不用铐了。这位队长的解释是合理的，我内心也是认同的，然而，直到今天我写到此事时心头仍然有一种“紧缩”和“冷”的感觉。

读到这里，也许读者能够认识到为什么这些往事会深入潜意识，为什么又会化作恶梦，时时袭上心头。实际上，这只是我个人遭遇中极小的事，没有一点夸张，可见生活的锋棱给心灵的刻划之深。时至今日，有时还会梦到自己似乎仍在狱中度日；在恶梦中，有时心里还很明白，知道这是“梦”，心想醒了以后就好了，一切都会过去，从而盼着早点醒来。这真是有些像庄子所说的：梦中说梦了。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似乎这才是人生应有的超脱与旷达，东坡老人这样写了，可是他也未能完全做

到。六个月的“乌台诗案”，直到晚年仍然未能忘怀，而且形诸笔墨。人生真是一个复杂的存在，有人“懒寻旧梦”，然而“旧梦”不召而自来；“旧梦”也为人生这个复杂的存在涂上一层光怪陆离的幻影。是以不能舍之，用以名所居之陋室。

是为序。

目 录

《学苑丛谈》序	(1)
《多梦楼随笔》序	(1)
文字狱·“乌台诗案”及遗后症	(1)
文字狱之缘起	(1)
漫话“乌台诗案”	(7)
“乌台诗案”的遗后症	(37)
《宋文鉴》的编刻与时政	(58)
“歌德派”的文字狱	(80)
读《反金人铭》	(91)
通俗文学作家中的江湖艺人	(95)
古代的笑话与中国人的幽默	(110)

江盈科的诙谐寓言·····	(129)
周篆和他的《杜工部诗集集解》·····	(138)
说文人士大夫的消闲文化·····	(153)
游民与游民文化·····	(184)
从《四世同堂》谈到“国民性”·····	(198)
“五四”的断想·····	(203)
民主的命运·····	(203)
科学与科学精神·····	(213)
新文化运动与溥仪·····	(221)
鲜为人提及的闻一多佚著 ——《古瓦集》·····	(228)
关于“怀旧”这个主题·····	(236)

关于电视剧《水浒传》的断想·····	(242)
从电视剧《水浒传》主题歌谈起·····	(251)
《水浒传》的主题·····	(254)
另一种“逼上梁山”·····	(258)
雍正皇帝的非常规统治·····	(261)
一本书的故事·····	(276)
戏不像生活,生活却很像戏·····	(282)
明代文人士大夫的戏剧文化·····	(296)
王小波杂文主题谈·····	(301)
呼唤公正	
——读秦晖《天平集》·····	(326)
是真名士自风流	

——评陆昕的关于启功先生的两本书·····	(331)
主编的话	
——《学人文库》总序·····	(336)
《燕谭集》序·····	(339)
部颁标准与承受能力·····	(344)
红色与·····	(347)
说王杰·····	(350)
从“大腕儿”说起·····	(355)
说“插科打诨”·····	(359)
鲜为人知的“反动学生”案·····	(363)
二十年前的今天·····	(386)